

評審獎

## 叢林槓桿

古乃方

在金融叢林裡，槓桿的意思是以小搏大，舉債投資，在可能放大利潤的同時，也可能會放大損失。八點囉卡，經過一排排雙螢幕，無隔板的交易室電話聲不斷。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債券交易員。

必須在八點半晨會之前，完成吃早餐和排便。時間很緊，身體很緊，我滾著椅子，椅子上的粗毛黏上絲襪，手伸進短裙仍拍不掉。隔著雙螢幕看永傑，他的粗框眼鏡映著螢幕光，好幾秒一動也不動。永傑跟我一天報到，總比我早到公司，木著一張臉，從來沒看過他吃早餐還是去廁所，我一直在想，是不是男生比較能憋尿？他很安靜，總覺得是憋氣久了，呼吸都沒了聲音。

現在是升息循環，每個人都皮繃緊，每升息一碼，意味著手上持有的債券賣不到好價錢。交易員的價值是價錢，收盤後的成績單是一切。我有種長大後竟過著比小學生不如的日子，小學的時候也是七點起床，五點放學，還有週三半天的便服日可以期待。唯一當上班族比較好的，是可以自己買珍奶。

外頭的人以為金融業光鮮亮麗，但都摳得要命。新人要幫大家點飲料，當永傑拿出「茶湯會」菜單，換我時，我拿出「春水堂」，以為很多人會附和。沒想到，馬上被主管叫到小房間，他說：「我們這裡的人不會花超過一百塊買飲料。」

那我買章魚燒可以了吧。下班後，離開辦公室林立的蛋黃區，巷子裡是電線外露的老公寓，我跟永傑都住在同一條巷子。只是他比我幸運，還沒踩過蟑螂。總是吧滋一響，頭皮發麻，僵直了一秒，細高跟跑不快，脫下，塞進包裡，最慘的是走沒幾步，又踩到一隻蟑螂。排章魚燒的路人瞥了我一眼，繼續玩手机。老闆只是問下班了？要芥末口味的章魚燒嗎？他不知道，我的絲襪上，正黏著生物的醬汁。一拐一拐打開鐵門，一跛一跛上樓，深怕踩錯重心醬汁將再滲入皮膚裡。鑰匙一轉，感應燈亮，其他間套房傳來歡笑聲，我才記起是星期五。TGIF，我把所有壞運都用盡，看能不能讓我下週交易有好成績。

果然之後財神到，靠幾次當沖，買買賣賣買賣，一天賺了五十幾萬。收盤後，我得意地問老闆：「你喜歡不合群的金雞母，還是合群但不賺錢的交易員？」

答案出乎我意料，老闆說寧可找合群的。因為菜鳥部位不多，也賺不了多少錢，不如乖一點。

說菜鳥部位不多，但也有三個億。一開始，我以為買賣的錢是公司的定存，到後臺看才發現，是透過抵押品來各種借貸，基本上所有買賣都是槓桿。萬一債券買了，錢軋不過來，我猜金管會會過來，要老闆跪下來。

我也曾因為買貴了東西，而跪下來。父親也是交易員，這份工作讓我更認識他，知道他為什麼總是要我和妹妹貨比三家，難得見面也不能直接走進喜歡的餐廳，比完三家才能決定哪家CP值最高。一切都是錢，錢是愛，愛呢，也會變成錢。

父親賺錢時，母親會帶我和妹妹買那時候很紅的1/2童裝，賠錢時，她變身自動化報價機，三條肉魚一百五，高麗菜一百，香蕉一串五十。好價錢便過關，如果不小心買超出市值，父親皺眉，說他領仔頸痠，母親便跟著罵好貴好貴。

找到價值和價格的夾縫處，鑽進去買賣，是交易員的使命。隨著父親賺錢成功，我們家房子越搬越大，這

信條成了不滅的公式。有時候我感覺，對他來說，我和妹妹也是兩支股票。當我們一路資優班，考上臺大，這兩支股票似乎是穩健成長，準備衝到高點。為了能繼續漲停，我進到交易室。只要我賺了很多錢，可以換來愛吧？

「你的頭髮燙得很有女人味喔。」協理也是女人，她常下午拎著綁著緞帶的法式內衣提袋走進來，好像是在無聲抗議。抗議我身為女人，怎可以模仿男人的渴望，以為自己真的可以成為狼。她哪懂，在我無法證明自己值得被愛前，只能先成為父親。

晨會時我降一級，像個機器人唸著，極度壓抑的臺債殖利率不宜追價，操作上建議利率適度彈升後再進場。等九點開盤的時候，我跟風看跑車雜誌，不點焦糖瑪其朵，咖啡越黑越好。萬一太顯柔弱，還會被開性別玩笑，第一次也可以做文章。

「哎呦，第一次跟我們搭電梯。」低沉笑聲環繞在電梯，穿著窄裙，不知所措的我立在中心，逃也逃不出。還好雙螢幕前放了錫蟾蜍，嘴裡銜著的錫幣可以一直轉，錫是金錢容易，轉轉轉，賺賺賺，轉得越快，好像越能抵禦憂傷。

這些豺狼也教會了我一件事：想要什麼就去搶，不爽可以。密件副本給所有人。我們這臺做公債，主管每天的皮帶都勒緊，瘦得像是竹竿。聽同事說，主管會這麼瘦，是因為之前壓力大到得了好多次胃潰瘍。他自律也律人，只要我請假超過他的預期。他便會調出出勤紀錄，寄信給我。密件副本給所有人：「我看這裡風水很差，你來三個月請了三天病假。」

以為這是一封試用期失敗的信，準備打包走人。卻又收到一封試用期通過的信，才知道他情緒是細長水管，沒有淤塞，暢通無阻，不爽可以直接流過。或許這樣才養生，不會傷害消化管壁，再得胃潰瘍。也有很大

可能是，他巴不得別人跟他一起潰瘍。

竹竿兜起來，是分紅分太少的時候，直接寄信給處長說：「我為你做牛做馬，沒想到被你當猴子耍。」而我會知道，當然是因為他。給整個部門。後來小道消息指出，多虧這封信，竹竿的底薪直接多五萬。

雖然處長給錢給得很阿莎力，但在尾牙抽獎時，仍是小氣巴拉。玩遊戲的獎金，竟然要每個人現場掏出一百塊。部門三十幾個人，湊了湊三千多塊抽獎獎金。想想看，在豪華的海鮮餐廳，桌上都是龍蝦、大閘蟹、魚翅等等的珍饈大菜，每個人從皮夾掏出百元紙鈔。錢還找不開，五百找四百，紙鈔上的國父都在偷笑。

在交易室待了快一年，別人都以為我數錢數到手抽筋，不過菜鳥交易員領不到分紅獎金，底薪扣掉房租生活費後，基本上存不到什麼錢。我開始懷疑自己為什麼要工作？難道只是為了能成為父親嗎？

每次我分享短線交易的心得，他會數落我，說短線不過是合法賭場，當交易員要像巴菲特那樣做長線，資產配置、價值投資才是永恆。不敢說，我學到的價值就是跟風，別人做多時，我放空往往會墜落，最好一看苗頭不對就趕快停損。我也不敢說，或許這份工作只是個跳板，當我部位越來越多，交出優秀的成績單後，可以跳槽到更好的公司做長線。父親沒有給我鼓勵，拉近時他反而嫌棄，以為我定型於此，我也對他感到很失望。

母親晚上打電話來，她說：「最近有個牙科太太太厲害，免費給你爸植牙，然後整天來我們家，跟你爸學投資，最近賺了一棟房子。她年紀跟你差不多而已。」

「那我就不厲害嗎？」我沉默很久才說。

「你有才華，以後是錢跟著你的才華。」

我不相信。只知道我這輩子，應該不可能成為父親了。睡不著的夜裡，我把思緒投注聯準會的升息消息。越看越躁，連續一週失眠後，終於去掛號精神科，跟醫生沒說幾句，他便判定我躁鬱症，開給我鋰鹽吃。

吃藥後的上班日，每天七點半，滑掉十個鬧鐘後，才不情願地拉上絲襪，踩著高跟鞋出門。跨上 YouBike，偶爾會聽見絲襪破裂的聲音，但是來不及把手伸進去喬。下車後跑。跑過公司大廳的金牛，到三樓感應機前排隊打卡。公司只要遲到一秒鐘便是遲到，七點五十八分時，看著前面還有十幾個人，想插隊又好想尿尿。在五十九分嗶卡成功時，我像是馬拉松選手奔跑到終點線，喘口氣，直奔廁所。交易室的節奏快速，八點嗶卡，八點半開晨會，九點開盤，我常緊張到下身收縮。老天爺要我來緊陰部，當個無法放鬆的乖女孩。

大學管院的同學都適應得很好，比我更會夾緊時間。約中午吃飯，一點半吃完，我提議要不要去散散步，結果每個人都兩點有約。以為女孩兒約會是種放鬆，我鬆開一整天的行程，但她們都當作在開會。報告近況。打勾。散會。

吃藥後我反應變得比較鈍，盤感一來，想要狂點鍵盤狂買狂賣時，常常慢了一拍。有次隔壁同事賺了十萬，小老闆賺了三十萬，大老闆賺了一百萬，而我顯示的數字在括號裡，是負的。沒看錯，是六個零，一天賠了一百萬。沒有菸抽，我仍走到長廊停駐，落地窗外是紅霞暈染的一〇一。

交易成績不好，真的是因為鏗鹽嗎？還是因為我盤感不好，沒有預測市場的能力。可是我還能去哪呢？這是我唯一面試到的工作。

那陣子我變成一個麻木的人，哭不出來，也笑不出來，像無法排水的盆栽。看到任何數字我都沒感覺，一百萬和一百塊，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。即便交易賺了錢，把我之前的虧損都填平，也不知道賺了錢能幹麼。

回到住處，踢掉高跟鞋，脫下絲襪，看見托特包的提把，多了細長的褐色觸角。我突然覺得很生氣，今天不想因為害怕，讓出房間給蟑螂。於是踢了托特包一下，蟑螂竄到木地板上。我拿著高跟鞋追至浴室在死角捶打，直至牠入了馬桶，被動地隨漩渦沖下去。

隔天到公司，我提出離職申請，還買了大杯的「春水堂」觀音珍珠拿鐵，全糖全冰，對著雙螢幕啜飲。當 Bloomberg 打電話來，採訪對債券市場看法時，我說得很高興，我說雙十連假前，交易員傾向會清倉，尾盤殖利率會走高。掛完電話，竹竿主管把我叫到小房間。

「你知道最後一關面試後，你爸有打電話來嗎？」竹竿直接講到重點。「不知道。」我說。我們倆乾瞪眼。他想說我沒有那麼好，是看在老人家說情的面子上才收留我，而我竟敢主動離職。

我把這句話當作是羞辱，竹竿根本不想挽留。收拾著桌上的錫蟾蜍和小木馬，抽掉蟾蜍含著的錫幣，拔掉馬背上黏著的五十塊，賺錢不再容易，馬上也不再有了。

交易室沒有隔板，聽見竹竿指派同事刊登徵人啟示。他說了一句特別大聲：「現在就業市場供不應求，臺清交一大堆，像蟑螂一樣滿地爬。」

他知道這樣說可以刺痛我。畢竟我除了學歷、證照和一些小徽章，沒有什麼可以說嘴，證明自己價值的東西。

打包走人，頭也不回。為了維生，我開始做一些小東西，寫詩籤掛在蠟燭上，在市集擺攤。財金系同學問：「你賣這些小東西，一個月有沒有十萬塊？」我搖了搖頭，她們露出吃驚的表情。

「我有一個朋友，戲劇系畢業後開了一間兒童教室，沒有賺很多錢但很快樂。你未來大概就是這樣。」她們還補充。

套房租約到期後，我搬回臺中老家住，邊擺攤賣蠟燭。父親看我可憐，有次吃飯，他塞給我一千塊。那時因為窮，拿錢拿得很快，從手裡抽走鈔票時，發出刷的一聲。

「可憐呀。一手好牌被打壞。」父親轉著他的領仔頸說。

那時候開始，跟父親吃飯，他會說：「我請你吃飯。」帶著一種跌停板的嘆息。他不知道，有那麼一段時間，我好像快得到了一切，卻以身心的損失作賠。

作者介紹

## 古乃方

古乃方，臺灣大學財金系，英國愛丁堡大學經濟碩士。現職調香師，今年將出版氣味小說《香鬼》。謝謝評審鼓勵怪辣颯爽的書寫，讓我更加無所畏懼，自在地用文字展現自己。

評審意見

## 柯裕棻

這篇作品簡潔俐落，以債券買賣來譬喻人生。相當直白地寫金融業的生態，講述職場權力縫隙裡的觀察。相對於許多描寫創傷的作品傾向抒發閉鎖的個體經驗，這篇作品處理傷害與求存、失落與失敗的方式非常生動。儘管有些安排可能過於誇張。作者在辦公室鬥爭和工作挫折之間描述自己與父親的情結，完全不拖泥帶水。文中幾個針鋒相對、無情近乎殘忍的段落也展現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勞動和消費方式，以及被結構淘洗之後，拋棄在結構之外的感覺。

另有幾個悲涼卻帶喜感的細節也很好：被解雇之後，她憤憤收拾辦公桌，「抽掉蟾蜍含著的錢幣，拔掉馬背上黏著的五十塊，賺錢不再容易，馬上也不再有了」。後來她回到老家擺攤，父親惋惜看她，「帶著一種跌停板的嘆息」。令人慘淡一笑。